武汉之恋

阎志 著

江水浅
湖水深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武汉之恋

2

江水浅
湖水深

阎志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武汉之恋．②，江水浅　湖水深 / 阎志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20.5

ISBN 978-7-5153-6018-8

Ⅰ.①武… Ⅱ.①阎… Ⅲ.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072537 号

书　　名：武汉之恋　②江水浅　湖水深

作　　者：阎　志

策　　划：皮　钧　李师东

责任编辑：张　菁

助理编辑：赵志明

书籍设计：白凤鹞

出版发行：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　　编：100708

编辑中心：010-57350357

印　　刷：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5.625

印　　数：1-15000 册

版　　次：2020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20 年 5 月山东第 1 次

定　　价：38.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57350337

01

都知道武汉是闻名的火炉城市，为了避暑纳凉，武汉人白天喜欢泡江水澡，夜晚则喜欢躺在搬到弄巷里的竹床上，有时一觉醒来已是清晨。到了九月，火炉里的火焰终于减弱，穿过树叶的风甚至带来了久违的一丝凉意。街道两旁的梧桐树依然枝繁叶茂，似乎要赶在秋天之前再疯长一回，完全阻隔住灼目的阳光，留下一条条凉爽的林荫道。

从仙桃到武汉的班车慢慢减速，驶进了武昌傅家坡车站。隔着车窗，雷华能看见各所大学的迎新横幅，挂在一辆辆客车或货车上。“武汉大学欢迎你”“华中理工大学欢迎你”“华中师范大学欢迎你”“武汉音乐学院欢迎你”……作为高校数量和在校大学生数量都雄踞全国前三的城市，每年九月的开学季，整座武汉城都会焕发勃勃生机。对雷华来说，在所有横幅中“武汉大学欢迎你”显然是最醒目和最亲

切的，因为他是珞珈学子新成员。

登上武汉大学的迎新客车，坐在一群新生和家长中间，孤身一人的雷华特别引人注目。他的父母本来也打算送他来武汉，被他拒绝了。上大学而已，又不是上山打老虎，又不是不认识路，父母委实没必要陪着。车上很快坐满了人，座位邻近的家长们互相寒暄，新生们则开始自报姓名和院系。轮到雷华，他说："我叫雷华，地雷的雷，中华的华，是计算机科学系的新生。"无人响应，车上竟然只有他一个人是计算机科学系的。有位家长倒是很吃惊，夸奖说："计算机是当今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发明，这位同学，你可是时代的弄潮儿啊！"雷华有点难为情，说："我对计算机的了解只是皮毛，想要成为弄潮儿还得更加努力学习才行。"他记得很清楚，一九七八年武汉大学增设了计算机科学系。一九八五年六月，中国第一台微型计算机长城 0520CH 问世，那是电子工业部计算机管理局副局长王之率领十几个年轻人日夜奋战的骄人成就。年轻人和新生事物是天然的盟友，喜欢读书看报的雷华备受鼓舞，于是毅然报考了武汉大学的计算机科学系。

客车拐进东湖南路，右侧东湖的水荡漾着清波，左侧珞珈山上的蝉声聒噪，山上树木翠绿葱茏，掩映着校园一角。武汉大学的东门到了。客车徐徐停下，东一簇西一簇的新生，像被吸铁石吸附着一般聚拢在一起，像快乐的鸟儿一样叽叽喳喳。炎热的天气与入学的兴奋交杂在一起，使得平时静谧的校园人声鼎沸，热闹非凡。

不时有父母和孩子站在"武汉大学"牌匾下面合影，一张张笑脸上，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学校电台正在广播，一个声音甜美的女播音员声情并茂地朗诵着："今天我以母校为荣，他日母校以我为傲。"雷华联想到自己未来四年都将在美丽的珞珈山下拼搏，一时心潮起

伏，驻足凝神，望向敞开怀抱的武大校园。片刻之后，他背上书包，提起行李，穿过人群，径直往校园深处走去。当务之急，他得先找到计算机科学系的迎新处。

道路两侧摆放着一张张桌子，细竹竿高挑着各种横幅："法律系欢迎新同学""在武汉寻梦　在武大起飞""武大学子　天之骄子""中文系与你有约""数学系报名处""开心话剧社等你来加入"……一看就是各系和社团的迎新处，热情的社团骨干分子恨不得拦下每一位经过的新生，让他们填写各种各样的入社申请表。快走到头了，雷华仍然没有看见计算机科学系的迎新处。

学校这么大，自己是初来乍到，不清楚计算机科学系的教学大楼怎么走，不知道迎新处在哪里，更不确定自己的宿舍所在，只能像无头苍蝇似的瞎转，这样下去估计摸到天黑都没法完成报到。雷华决定找个高年级同学求助，可巧有人迎面走来，他一脸成熟，看起来像是老师。

对方很热情，告诉雷华，有几个系的迎新处设在梅园操场，估计计算机科学系就在其中。

雷华很不好意思，继续问："梅园操场在哪里？"

那人看了看雷华，拍了一下脑门，说："看我粗心的。你是新生，肯定还不认识校园里的路。武汉大学可大了，就算我告诉你怎么走，恐怕你也很难找到。很多人在这里待了一个学期后依旧会迷路呢。还是我带你去吧。"

雷华很感激，更以为对方是武汉大学的老师了，忙说："谢谢老师。请问，您教什么专业？"

那人咧开嘴大笑起来，说："我可不是老师。我现在还在哲学系

读研究生。另外，我有那么老吗？”

雷华立刻改口说：“原来是大师兄啊。我叫雷华，来自仙桃。”

那人也自我介绍：“我叫田路，就是武汉本地人。但你们沔阳[1]我是去过的。”

雷华惊讶得差点喊起来：“你就是田路？！”

田路也很奇怪，说：“武汉大学哲学系就只有一个田路，如假包换。看你这么大反应，难道你认识我？”

雷华心里肯定他就是那个田路了，但还是小心求证了一下：“是你完成了长江第一漂？”

田路呵呵笑了，带着一股“好汉不提当年勇”的谦虚说道：“那都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

雷华抑制不住激动，当年田路可是他们全班同学的崇拜对象，他还把相关报道都做成剪报，以此激励自己。他没想到开学第一天，在武汉大学校园里认识的第一个人居然就是田路。

他看着田路，兴奋地说：“我记得那一年我还在读初中，晚自习读报时，班主任给我们读了你漂流长江的报道。我当时就想，这人太厉害了，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田路抢过雷华手中的行李。长江漂流是他刻骨铭心的记忆，梦中更是常常回到江水中，温暖的江水一刻不停地奔涌向前，包裹着他，抚慰着他。特别是当他觉得无所作为，生命似乎停滞了的时候，他加倍怀念那段时光，打心底涌起再次跳入江水的冲动。看着眼前的雷华，田路好像看到了更加年轻的自己，他说：“那时年轻，爱冲动。这是危险的，塞缪尔·约翰逊告诉我们，人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克制冲动。”

1 沔阳：仙桃市是一九八六年成立的，撤县为市前称沔阳县。

“你是为了要抢在美国人之前完成长江首漂。这不是单纯的冲动，这是源于伟大的爱国情怀。”雷华依然沉浸在兴奋之中，“‘两弹一星’、南极科考，这些壮举无不凝聚着爱国精神。师兄，你能讲一讲当年漂流的事吗？”

说到漂流，田路的脑海中立刻浮现出熊志一等兄弟的脸，还有林静的长发和背影，不由得心生酸涩。他说：“讲起来其实很枯燥，就是每天漂流，漂到体力不支赶紧上岸休整，休息好了继续下水漂流。漂流的时候不敢分心，眼睛几乎看不到两岸的风景，脑子里也很难想别的事。稍有松懈，就会有生命危险。”

“那你肯定遇到过很多次危险吧？”

“危险肯定遇到过。不过好在有贵人相助。”想起漂流时的种种危险与际遇，田路在心有余悸的同时，也格外感动。

“贵人？”雷华糊涂了。

田路赶紧解释：“我说的贵人，指的是水里的鱼，还有岸上的那些好心人。他们给予了我很多帮助。”

两人边走边聊，很快到了梅园操场，远远地就能看到计算机系的迎新横幅。田路拍拍雷华的肩膀，说：“小师弟，你赶紧过去报到吧。预祝你大学生活愉快。”

雷华很想多听一些漂流的细节，有点依依不舍，但田路已经转身离开，他只好大声说：“谢谢师兄！”

02

雷华在填报专业志愿时非常坚定，一定要选择计算机专业。当年沔阳一中组织科技兴趣小组的学生参观几台电脑设备。工程师邀请同学和计算机进行亲密接触，雷华是第一个举手的。奇怪的是，当雷华的手指摁下 ENTER 键，他那颗狂跳的心居然平静下来。随着敲击键盘的美妙声音，显示屏上跳出一系列的字母排列，虽然这些字母雷华都认识，但对它们代表什么意思却一无所知，自此以后对计算机专业便心驰神往。雷华迷上了计算机，常幻想自己能和现场做演示的工程师一样熟练地操纵键盘，向计算机输入各种指令。

进入武汉大学之后，雷华全身心地投入学习中，除了听老师讲课之外，他把业余时间几乎都花在了学习和充电上。不是在认真研读计算机类图书，就是在计算机中心的电脑上疯狂操作各种程序。开学近

三个月，除了同宿舍的男生，班上很多同学的名字他都对不上号，对班级活动、同学联谊等他也一概提不起兴趣。

元旦临近，八七级（二）班的班委决定组织一场舞会，全班男女同学都在积极准备，只有雷华毫不关心，像是一个局外人。舞会开始前三天，班长王镇宇在学校机房找到他，说："雷华，你还没有交付舞会的费用吧。"

雷华手指不离键盘，眼睛一直盯着电脑屏幕，心不在焉地问："什么舞会？我完全不知道啊！"

王镇宇又好气又好笑，说："就算在你面前敲锣打鼓，用高音喇叭喊，你也不会记住的吧。是我们班的元旦舞会，几个星期前大家表决通过了的。"

雷华想了想，确实有这回事，关于选择哪位女生做舞伴，宿舍里也热烈讨论过一次。既然是集体活动，分摊的费用必须要交，他问："多少钱？"

"每人一块。"

"费用我现在就补交。但我先申明，舞会我就不参加了，因为我不会跳舞。"

王镇宇为难地说："这是集体活动，一个同学都不能少。你必须参加。"

"但是我真不会跳舞。"

"很多同学都不会跳，所以才要学嘛。就当在舞厅里走路喽。走路还有谁不会吗？你要是实在不想跳，当现场的观众也行。"

话说到这份儿上，雷华只好答应："那我还是去吧，你到时可不能起哄让我上场。"

王镇宇无奈地笑笑，算是向雷华做出了保证，又提醒说："舞会的时间，你可不要忘了。"

雷华倒是说到做到，舞会开始前十分钟，他便带着一本从学校图书馆借出的《计算机科学》杂志，匆匆赶到了第二教学楼举办舞会的教室。

推门进去，雷华还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平日上课的教室已经完全改头换面，俨然是一个舞厅。天花板正中间吊着一个彩色灯球，彩带几乎粘满了墙壁，五颜六色的气球随处可见，课桌也都被挪到墙边，上面摆放着糖果和瓜子，教室中间空出了一个方形的舞池。

黑板上方写着四个彩色的艺术字"元旦舞会"，下面还画着两个跳舞的青年。很显然，无论男生女生，大家对这场舞会都充满期待。雷华也早已做好了准备，只等舞会开始，同学们跳舞，他就找个角落坐下，把新一期的《计算机科学》读完。

晚上八点半，灯球开始旋转，变幻的光束打向四面八方。班长王镇宇准时按下录音机的播放键，舒缓的音乐响起，舞会开始了。很快雷华就发出一声哀叹，原来改作舞厅的教室不再适合看书，灯光时明时暗，闪烁跳动，根本没法看清杂志上的图文。倒是能看到一些男同学跃跃欲试，想去邀请对面心仪的女同学跳舞，但谁也不敢带头，只能面面相觑。计算机科学系男女比例失调，典型的"阳盛阴衰"，（二）班的女生更是不到三分之一。为了保证舞会人人有舞伴，谁也不落下，班委还鼓动同学去邀请其他班和其他系的女生来参加，结果现场只多了三位女生。

第一首曲子已经接近尾声，舞池里仍然只有灯光，不见人影。大家望穿秋水，却没有一对男女敢率先翩翩起舞。雷华想不明白，既然

喜欢，又花了钱组织舞会，岂有不跳的道理。如果大家都只是这样来听音乐的，他决定听完两首曲子后就回宿舍看书。

第二首舞曲很热烈，灯光随之变得更绚烂诱惑，但舞池里仍然空无一人。王镇宇有些着急，作为班长，他自忖应该起到带头作用，便主动走向学习委员张婷婷。谁知张婷婷吓得脸都变色了，连连摆手说："我不跳！我不会跳。"

王镇宇很尴尬，一时留也不是走也不是。他完全没预料到会出现这样的场面，同学们虽然都支持元旦舞会，真的要上场跳舞了，却又都磨不开面子迈不开脚。再这样下去，他只能找一位男同学跳舞。估计后面都会是男生和男生跳，女生和女生跳，这样一来，计算机科学系八七级（二）班的舞会，也将成为全系乃至全校的笑柄。

这时候一位女生主动站了出来。她一走出队列，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连雷华也不由自主地看过去。原来是张红，她是（二）班公认的最漂亮的女生，应该也是元旦舞会男生们最渴慕的舞伴。

看得出来，张红为这次舞会稍微打扮了一下。酱红色的毛线连衣裙，像一团燃烧的火焰；脑后高高的马尾辫，彰显着青春活力，额前平齐的刘海儿衬托得眼光流转，薄施粉黛，让她比平时更加动人。美丽的张红在舞池一站，更加闪耀夺目。

对于张红，雷华多少有一些了解。她很喜欢笑，又有两个小酒窝，显得既亲切又可爱。她是武汉本地人，性格像武汉话一样率直响亮，因为热心助人，很快成为大家的城市生活顾问，她会带女生去汉正街淘到价廉物美的服装，也会陪男生去广埠屯的电子一条街增长见闻。这个时候，张红一口地道的武汉话，便发挥出重要作用。

当张红站起来，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她要走向谁？谁会

成为元旦舞会的幸运儿？空气中多了一丝紧张的气息，以张红为圆心，似乎产生了无形的巨大磁场，她走向哪里，她看向哪里，哪里就像遭受到了大风的鼓荡。除了雷华，男生们都激动万分，谁不想和张红共舞一曲呢？有两位男生甚至迫不及待地迎上一步。

谁也没想到，张红径直走到雷华面前，向雷华伸出手来，落落大方地说："雷华同学，我想请你跳支舞。"

雷华一下子蒙了，瞠目结舌，手足无措。他记得自己跟张红除了在课前课后打过几次照面，连话都没有说过一句，更没有其他交往。他当然也惊讶于张红的美丽，只不过惊鸿一瞥之后，又复归对计算机的痴迷。他没想到在元旦舞会上，张红竟然点名要和自己跳第一支舞。

全班同学现在都紧盯着二人，男生们满怀失落和羡慕，女生们则充满了惊讶与好奇。这怎么可能呢？张红有各种理由和班上的其他男生跳舞，唯独不该是书呆子雷华，而且居然还是她主动邀请。张红是中了计算机病毒？雷华难道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编程高手？

雷华出于礼貌还是站了起来，结结巴巴地说："可……可是……我……我……我不会。"

张红嘴角上扬，莞尔一笑，轻声细语地鼓励雷华："不要紧，我带你。"

雷华感觉到自己的脸颊发烫，慌乱地解释着："我真的一点都不会，带都带不了。我可从未跳过舞。"

张红并没有就此打退堂鼓，还是坚持说："没事儿，跳舞并不难，像走路一样。我带你，你跟着我走就行。"

看到张红笑意盈盈地伸出了手，雷华不好意思再拒绝。他慌乱地

抓住张红的手，顾不得自己的手心全是汗，被张红领着走进了舞池。舞池空荡荡的，好像音乐是特地为他们两个人准备的，灯光也似乎全集中在他们的身上。雷华恍惚中有一种错觉，觉得自己脸上肯定白一道红一道，而张红却像一朵彤红的牡丹花，那般美艳不可方物。这时候第三首舞曲《让世界充满爱》悠然响起，这个旋律雷华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伴随着柔和的音符，一种奇怪的触感像花瓣一样落在他的身上。

那是张红的左手。雷华像触电一般，整个后背都僵硬了。张红抿嘴浅笑，示意雷华伸手搂住自己的腰。雷华的注意力又全都跑到了自己的右手上。他的右手掌轻轻搭在张红的毛衣上，既不敢贴住，又不敢松开。脚也开始不听话，完全踩不准步点，第一步跨小了，第二步又跨大了，踩到了张红的鞋。

看着舞池里笨拙的雷华，周围响起了笑声。紧接着，两对，三对……同学们纷纷滑进舞池。

雷华也慢慢放松下来，正当他身形逐渐协调、步伐渐渐自如时，舞曲已慢慢停止。

张红轻轻地说了一句："谢谢你。"

雷华点点头，也松开了手，目送着张红返回她原来的位置。他怅然若失，说不出是兴奋还是紧张，时间仿佛停滞了。那晚的舞会，雷华并没有提前离开，而是在那里呆呆地坐了一晚上。没有女同学再来邀请他，他也鼓不起勇气去邀请别的女同学，更不敢去邀请张红。

03

接下来的一周，对雷华来说无比漫长，他如坠梦中，饱受煎熬。学习虽然依旧占用着他的大部分时间，但是他已经无法再像以前那么专注了。张红的手似乎一直还被他轻轻地握着，那么柔软、细腻，握过就不愿意放开。她的笑容让他如沐春风。她身上淡淡的香味仿佛有一种魔力，让他经久难忘，甚至潜入他的梦中。

雷华很懊恼。平素他埋头学习，有点不修边幅。参加舞会的时候，他已经一周没有洗澡，外套也是脏兮兮的。他怎么能就这样跑去参加舞会呢？跳舞的时候，张红肯定闻到了他头发的味道。他一定给她留下了极其糟糕的印象。懊恼之余，他又很好奇，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张红为什么要请自己跳舞。难道在张红眼里，自己是特别的一个吗？难道张红一直在注意自己吗？雷华完全陷入各种揣测中，心情更是

阴晴不定，一会儿在云端，一会儿又跌入谷底。

雷华的这种状态，同学们也都见怪不怪了，以为他的忽喜忽忧必然和编程有关，谁也没联想到元旦舞会上。

周六中午雷华去梅园食堂吃饭，无巧不巧居然坐在了张红的旁边。雷华既兴奋又紧张，一直琢磨着怎么打招呼，还是张红率先打破了沉默："雷华，对不起，元旦那天贸然请你跳舞，害得你一点准备也没有。"

见张红这么坦诚，雷华也放松些了，说："我从来没跳过舞，再怎么准备还是不会跳。我倒是很抱歉，因为不会跳，踩到了你的脚。"

张红顽皮地一笑，问道："你是不是很惊讶，我为什么要请你跳舞？"

雷华说："我还跟王镇宇特意申请过，我可以来参加舞会，但不跳舞。他也答应了。当你走到我面前时，我还以为是王镇宇有意安排的，要把我当扫盲舞会的典型抓。"

张红说："其实是我找你做了一回挡箭牌。舞会前几天，除了你和王镇宇，班上其他男同学都向我发出了邀请，想要和我跳第一支舞。我和任何一个人跳，都会让其他人不高兴。好不容易筹办一场元旦舞会，我可不想大家为了我闷闷不乐。想来想去，我就只有请你先跳了。"

原来如此。男同学争相邀请张红跳第一支舞，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没想到最后便宜了雷华。雷华获悉真相后，难掩失落，只能自我解嘲："可惜让一个不会跳舞的人中了头彩。"

张红赶紧安慰他，说："其实你跳得挺好，我们配合得也挺好。"

雷华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那是你带得好。"这时候旁边有位同学

坐下，两人便没再交谈。

但也许是在那次舞会上，张红手把手地在他心里种下了默契，自此之后，雷华感觉自己着魔了。他心里明白，这世上再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替代张红，再没有一件事会比想念张红更甜蜜。

每节课上，张红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雷华的视线。每一分每一秒，只要张红在眼前，雷华就满心快乐，如果看不到张红，他就难掩失落。雷华不清楚这是不是爱情，也不确定是应该主动去发起追求，还是像元旦舞会一样静静等待着奇迹的降临。

大学的第一个寒假就要到了。想到整个寒假都将看不到张红，雷华顿觉惶恐，整天失魂落魄。一月的最后一天下午，下雪了。大雪覆盖了树木、道路、房屋，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雷华百无聊赖地走出武大校门，拐上了珞喻路。第一个学期行将结束，这还是他第三次走出学校。平时他不是上课就是琢磨编程，不是读书做笔记，就是在计算机中心捣鼓电脑，如果不是因为和张红的离别让他心烦意乱，他根本没心思出来转悠。都说武汉的秋天最是斑斓迷人，可惜他早已错过，现在已经是寒冬时节。

沿着珞喻路没走多远，雷华看见路边有一家小小门面的书店，名字很有意思——等候书屋。雪地里的书店，谁在等候？在等候谁？他触景生情，走了进去。书屋不大，只有二三十平方米，但布置得井井有条，除了开门的一面外，三面都是书架，中间还摆着一张竹床，上面码着书堆，显得温馨舒适。有块布帘子把前后隔开，雷华猜想后间是仓库。

店主是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举止慢条斯理，像一个学者。店里只有一个读者，站在书架前安安静静地看书。雷华转了一圈，发现书